

都市爱情

难忘记

刘小芳 绘



围城内外

夫妻俩都羡慕

周末，老婆的闺蜜阿丽过生日，邀请我们去她家参加生日聚会。老婆和阿丽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死党，关系亲密。去年，阿丽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，结婚后阿丽就辞掉了工作，安心在家过起了锦衣玉食的富太太生活。

阿丽的家位于市中心一个高档别墅区，一套三百多平方米的复式洋房。走进阿丽的家，我们立即就被里面富丽堂皇的装修给震撼了：全套进口红木家具，58寸等离子大彩电，光阿丽卧室的那张大床，就要十几万呢，据说是法国原装进口的，不仅柔软舒适，还有按摩保健的功能。我们边参观边发出“啧啧”的赞叹声，尤其是老婆，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

人比人，气死人。果然，回家的路上，老婆就横看竖看我都不顺眼了，嘴里不停地嘟哝道：“唉，我真羡慕人家阿丽啊！同样是女人，看看人家过得是啥生活，我又过得是啥日子？人家住着高档大别墅，我每个月却要为房贷劳碌奔波；人家出门有豪华私家车接送，我上班却要挤地铁公交车；人家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我累了一天下班回家后却要自己洗衣做饭……唉，这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”

老婆一路走一路抱怨，絮絮叨叨个不停。她说了一大半天，见我一言不发，气愤地问道：“老公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羡慕人家吗？”

“怎么不羡慕？”我沉着脸说：“我太羡慕阿丽的老公了，同样是男人，人家都50岁的人了，却和我这个28岁的小伙子一样，都娶了一个26岁的姑娘，更气人的是，人家的老婆比我老婆看起來还要年轻漂亮……”

王世虎

江湖传言

谁写的举报信

我所在的企业是省集团公司旗下的一家分厂。前不久，分管生产的李副厂长退休了。经他推荐，候任副厂长的人选有两个，一个是是我，一个是生产科科长周易。

周易平时能说会道，八面玲珑，再加上他还是现任厂长的远房表弟，因而，对于空缺的副厂长职位，他磨刀霍霍，志在必得。而我在车间主任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多年，深受职工的信任，他们希望真正懂一线生产的人去坐这个位置，一些工友甚至还让我毛遂自荐。

就在副厂长职位尚未尘埃落定时，省集团公司纪委的车子开进了厂内，说是来调查厂长的经济问题的。原来，有人给集团公司董事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反映厂长侵占财物。在财务科查了两天的账目

之后，纪委工作人员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：“……我们的调查结果是——厂长没有任何经济问题。”

纪委工作人员走后，厂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老弟啊，我平常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这样在我背后捅刀子呢？”我吃惊地瞪大眼睛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厂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：“这是你给董事长写的举报信。”“不是我写的啊？”“怎么不是你写的？你看这文笔多好。你平时喜欢发表文章，全厂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水平。更何况，据我了解，发件人的邮箱用户名就是你姓名的汉语拼音。”我仔细地看了那封举报信，写得果然是文采斐然。我一时间竟无法辩解。这时，厂长轻轻地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和蔼地说：“老

弟，写了就写了吧，我也不怪你，以后有什么想法和要求，一定得跟我讲，我尽量满足你——你放心，这次的副厂长职位，非你莫属！”

不久，厂长办公室给各部门下发了“红头文件”，任命我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。一个月后，周易调走了。临走前，我们为他饯行。酒过三巡，周易红着脸向我举杯，不无遗憾地说：“老兄，恭喜你荣升……唉，我真是……为他人作嫁衣裳啊。”

原来，当初那封举报信其实是周易委托他当中学语文教师的朋友写的，而且，在“发件人”的邮箱用户名中，故意用了我名字的汉语拼音。本以为厂长一旦知道这件事后会“痛恨”于我，从而“打垮”我这个“竞争对手”，没想到……

顾士忠

人物素描

“一句话”的朋友

老周是我高中同学，高中毕业前夕，有一次学校宿舍闯进了一个小偷，被我和老周联手擒获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来到城里，老周则在老家当了农民，我们的联系也更少了。但只要是逢年过节，或是有什么大一点的事儿，都会彼此打个电话，问候一声。

不久前，我与女友贷款买了房子，光首付就花了所有的积蓄，谁知就在用钱的节骨眼上，准岳母突然生病住院，急需一笔手术费。这下可把我和女友急坏了，我俩开始四处筹钱，能找的亲戚都找了，最后还差三万块钱。

无奈之下，我找出通信录，准备向身边的朋友或同学求助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如今借钱是个很敏感的话题，弄不好就伤了和气，但一时没有其他办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。先后拨通了几个平时要好的朋友的电话，得到的答复都大同小异，不是说要准备结婚买房，就是单位效益不好，没有多余的钱，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。拨了一大通电话，只有当了老板的老郭还算慷慨，借给我两万块钱，我一个劲地道谢。



漫画 俞晓翔

最后，翻到了老周的电话，我知道老周的家庭很困难，他父母身体都不好，常年有病，便不想向老周开口。女友说试一试吧，就当联络感情，我便拨通了老周的电话。

在和老周的闲聊中，我不经意说出了眼前的困境。电话那头是许久的沉默，还有沉重的叹息。见这番情景，我只好装着心情很轻松，安慰老周不要多想，便匆匆挂了电话。

第二天，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是老周发过来的。“——对现在的困境我很难过，现在将家里的几头小猪卖了，也只筹到了两千块钱，已经汇到了你的账户，我知道这帮不上什么忙，就算是我对你们精神上的支持吧。”

此刻我深刻体会到，平日在一起吃酒划拳，海阔天空的朋友，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。而真正的朋友，也不在于相聚时间的长短，不在于平日话语的多少。

方存永

友情岁月

茅金贵与季根发

茅金贵与季根发先生，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，因工作关系认识的外地朋友。后来我因工作变动，渐渐和他们失去了联络。但是，说句实话你们别笑话，每当听到人们谈论有关头发的事，总会让我不由得想起和这二位相处时所常见的乐事。

首先，这二位的名字与头发的笑谈，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，茅金

贵被人们戏称“毛金贵”，季根发则被人们戏称“几根发”。

那时，我时常给他们打长途电话，需通过电话局的长途台，需人工接线，几乎每次向长途台接线小姐报名挂号时，总会遭到这样的询问：“是这个名字吗？”“请不要开玩笑！”“还有这样的名字？”

其实原先，茅金贵先生的头发还是比较多的，并不金贵，后来才

渐渐谢顶，顶中呈现“光盘状”，毛发真的金贵起来。而季根发先生的头发则一直很茂盛，并非只有几根。

如今，已经有近40年没有见到过茅、季二位先生了，真不知道这二位一向可好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头发现在是多是少。但无论如何，最关键的是我衷心地希望他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

王正铨

老爸老妈

陪父亲散步

我是接到姐姐的来信之后，才知道父亲患了轻度中风的。百里之外的我，不可能每天回老家侍奉病榻，只有将父亲接到我这儿来休养，以尽我这出嫁的女儿的一点孝心。

父亲退休前，是家乡县电台的老编辑。由于常年伏案工作，年老之后身体渐渐佝偻，行动也日渐迟缓。中风后，腿脚越发不灵便，走起路来也更加蹒跚。看到父亲整日独坐在家中，甚是寂寞，我的心中很是不安。我思忖再三，决定每天陪父亲散步，以锻炼他的腿脚功能，父亲也欣然同意。

第一次陪父亲散步，我特地把楼梯的扶手擦拭干净。傍晚，我小

心翼翼地搀扶着父亲，慢慢地迈下楼梯。父亲半倚在我身上，吃力地挪着步。蓦然间，我感到了父亲的苍老。父亲的脸上爬满了皱纹，满头的青丝变成了苍苍白发。看着他那佝偻瘦弱的身躯一步步艰难地挪动，我的心中隐隐作痛，一种内心疚感油然而生。

夜幕低垂，暮色苍茫。我与父亲在马路上边走边聊。我给他讲述我工作中的进步、生活上的烦恼。父亲则回忆起我们姐妹几个小时调皮顽劣的趣事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父亲是很严厉的。现在听他津津有味地讲述，我才体会到父亲对我们沉甸甸的亲情。

从此，每当残红褪尽，暮霭氤

氲，我都要陪父亲在马路上散步。与父亲散步，常常使我获益匪浅。我业余时间喜欢“爬格子”，每当我将发表的新作交给父亲，父亲总是相当认真地审读。而后，在当晚的散步中，父亲便毫不留情地“评头论足”：哪篇文章不够，哪篇构思欠佳……我耐心地听着，内心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。

每日坚持不懈的散步，使父亲的腿力有了明显好转。三个月后，父亲步履不再那么维艰，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。于是，他执意要回老家去。送父亲上汽车时，我叮嘱他以后一定还要天天锻炼，并告诉他，等我买了新房，我要接他来长住，要天天陪他散步。

吴建

微时代

■ 坑爹的物业，小区的广播喇叭藏这么深，而且放什么不好放爱疯的经典铃声，老子以为谁掉了手机在草丛里，翻得我一身泥巴。

■ 新来的餐厅经理发现，一个侍者总是笑容满面。便问他：“你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你是用什么方法一直保持微笑的？”侍者推一推脸上的眼镜，毕恭毕敬地回答：“经理先生，如果我不把脸上的肉堆起来一点点，走路的时候眼镜就会掉下来。”

■ 一年前，学校广场上献血，200CC送一副修指甲的用具，400CC送个手表。邻班一MM听说了感觉很幸福，跑过去问护士：“1000CC送什么？”护士淡定地说：“送个棺材。”

■ 妈妈带着4岁的孩子到超市购物，入店后就抽掉了孩子的裤带。售货员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妈妈说：“他两只手忙着提裤子，就不能到处抓东西了。”

■ 某次看电视，讲一个人种白萝卜，到了秋天竟变成了胡萝卜。全国各地的专家花了上中下三集集体讨论，调查了水、肥、地型、空气、天气，甚至种植方法。最后的结论是：那哥们种错种子了。

■ 吊丝凑齐了7颗龙珠呼唤神龙帮他实现愿望：我要一个白富美！神龙：不行！这是三个愿望！白的！富的！美的！你要哪一个？吊丝想了一下：……嗯，美的！于是吊丝得到了一台变频空调！

■ 一男的短信：你在干嘛？在做梦吗？把梦传给我；在笑吗？把笑发过来；在哭吗？短信你的眼泪让我一起悲伤。女友回复：我在大便。

■ 前几天，我刚买了三瓶果汁，看见邻居太太带着小明出门，就拿了一瓶果汁给小明。邻居太太说：“小明，叔叔给你果汁，你该说啥？”小明回答：“吸管呢？”

■ 曾经一天到晚在一起的朋友，正分享着你不认识的人的段子，贴着和你不认识的人的照片，上着与你不同的课，讲着你不懂的专业术语，准备着和你不同的演讲、辩论、郊游，在与你不同的城市开始着与你截然不同的生活，你们的交集正在不断减少，我多少是会难过的，但是，只要你们好好的就好。

■ 有一特二的女同学。在食堂排队的时候，有一男生在其后面排队咳嗽了两声，她拿出手机说了句：谁加我qq了？这家伙是有多自恋。

■ 近期私事较多，经常上班时出去，因为也就两三个小时所以也没请假。今天领导来我们办公室，过一会儿进来一个送快递的小伙：“谁是××”我说我是，他说：“我都来你们这好几次了，每次你都不在……”领导一脸黑线的看着我。

■ “你们用盗版的时候有想过做出这款软件的程序员吗？！他们该如何养家糊口？！”“哈哈哈，别逗了，程序员哪有家要养啊……”

■ 本人闺女一枚，天天手机游戏，视力急剧下降，老公体贴地说要买些观赏鱼，多看看小鱼游来游去……好体贴的老公。结果这二货买一缸清道夫，一动不动啊……